淡江時報 第 475 期

**一堂課 \海旭**

**瀛苑副刊**

心中五味雜陳，一時間，既擔憂又羨慕，羨慕大二的他們，具有說任何話的本錢與權利──說任何關於如何揮霍青春的話語……。
  
下課鐘聲如常響起，迴盪校園；這鐘聲他們還能聽上幾千遍，至於我，過不了多久，卻只能敲響在午夜夢迴裡。
  
  
　上課鈴聲已響，我匆忙走入文館。這一堂課，今天發期中試卷。
  
  
　一旁的佳學妹，自老師手中接卷回座，眼看第一大題洋洋灑灑答了好幾行，卻被扣了十分，便將嘴嘟得老高，牢騷滿腹，在我耳邊嗡嗡作響。
  
  
　整個教室交響著一百多人的吱喳聲、前頭叫去領卷子的呼名聲，此起彼落；我呆望眼前那本二十世紀文學理論，只見希柯洛夫斯基、雅克慎等人物在字裡行間出沒，卻追不上其意義的腳步，只得闔上書本歇息。
  
  
　佳拿了另一學妹惠的考卷去觀摩，見她第一大題才答三行卻只扣了三分，瞪大眼直嚷不公，無心上課之餘，將一份不知該算是早餐還是午餐的三明治吃下，便趴在桌上養起神。
  
  
　這裡是最後一排，沒人會放過此地理位置所賦予的優勢，及光明正大不專心的特權。
  
  
　「你還好吧？或許你的卷子是老師早改的，所以標準比晚改的來得嚴，妳就別再耿耿於懷了。」找話安慰她。
  
  
　「對啊！根本不公平，等一下惠的考卷借我拿去問老師，為何寫了三行只扣三分，寫了七、八行卻扣了十分！」
  
  
　一旁的惠面無表情。
  
  
　下了課又上了課，她卷子上的80分紋風不動。
  
  
　「老師太主觀了，說我寫的都是多餘的、文不對題，但我只不過想寫完整些……」
  
  
　我無語，只能微笑。
  
  
　此種來自考試的冤屈，許多人都有類似經驗；姑且不論文不對題與否，只要是意料外的低分，皆令答題者感到愕然、有苦難言，尤其是那答題者果真用過功的情況下。
  
  
　於是分享切身經驗，關於自己在研究所考試中也曾經歷的意外低分，及閱卷者主觀之不可逆料。
  
  
　易感的她，聽著故事，轉眼忘卻不快；轉而提起她的疑惑，關於未來的去向。
  
  
　我看看錶，心想這課眼看將給談掉；然我並不介意，若所言對她們能有些許助益，即使是隨口談天亦有非凡意義。
  
  
　關於畢業後的工作問題，學妹有滿腹異想和一片雄心。一會兒說打算去上電視台訓練班，一會兒又發憤要把鋼琴及舞蹈練好，以後或可開班教小孩子跳街舞，再不然，就上街擺攤說書講古；若都不成，大不了找個人嫁了。說詞天花亂墜，眉宇間卻帶著認真。
  
  
　以半鼓勵半倚老賣老之態，儘可能告訴他們我所僅知的。關於就業，無論從事任何工作，傳播尤然，社會新鮮人都要能熬；又找工作當以興趣為取捨的標準等等。
  
  
　頭頭是道，語畢卻也心虛，畢竟自己亦未正式踏入社會。
  
  
　「說到能熬，我本來就很能熬的啊！常常熬夜嘛！」佳學妹突發無厘頭之語，令我啼笑皆非。
  
  
　靜聽的惠有感而發，「人要為了養活自己而找工作糊口，真是件麻煩事，沒辦法的話，大多也只好去做些沒才能專長的工作……」
  
  
　此語未畢，佳學妹忽地轉頭，作惡狠狠質問狀向惠學妹低吼，「你是在指桑罵槐說我沒才能沒專長嗎？」
  
  
　純真的惠見狀，連連迭聲否認，兩人模樣惹得我直發笑；雖然，笑容之下掩不住的，是一份只有我自己明白的沉重，來自面臨畢業轉換就業的茫然。
  
  
　「耶~~太好了！若是非本科也能進傳播界就業的話，那我就不必擠破頭去考研究所了，我還可以再玩兩年囉！」
  
  
　又是一句童言童語，卻也無從糾正起；無從告訴她，凡事不如想像容易，而考或念研究所，更非只存在著為日後工作鋪路這一項表面價值。
  
  
　心中五味雜陳，一時間，既擔憂又羨慕，羨慕大二的他們，具有說任何話的本錢與權利──說任何關於如何揮霍青春的話語……。
  
  
　下課鐘聲如常響起，迴盪校園；這鐘聲他們還能聽上幾千遍，之於我，過不了多久，卻只能敲響在午夜夢迴裡。
  
  
　明白我嚮往研究所的心意，學妹最後問了，「學姊，若你上了研究所，你願意花兩三年只是為了挑一古人的作品來研究，而寫一本不甚特出的論文嗎？我看過一些論文，吹毛求疵的，真沒意思，一個古人罷了，就值那麼多後人研究他？他也不過就是個人而已，寫過一些東西罷了！」
  
  
　來不及告訴她學術研究的意義，也不及說明我的興趣並不在於只研究「一個古人」，而研究一個古人其實也有大於她所看到的「只研究一個古人」的意義；學妹此時卻說了，「所以，我們要努力創作，要當一個讓後人研究的人，而不是只當一個研究古人的泛泛後人。」
  
  
　這話一出，當下令我對這水昆妹刮目，並為她豪情壯語感動不已。
  
  
　「好！學妹，有志氣！」使力拍她肩頭，打氣並讚許。
  
  
　「所以，學姊趕快出一本書，好讓我們研究吧！」
  
  
　我愣住了。
  
  
　除了訝異，只能微笑不語。這隱約存於我心的自我期許，竟無意間讓這見面不超過十次的學妹隨口揭露了……。
  
  
　老師已下講台，班代跑上前去，以麥克風宣佈事情。原來他們正準備辦卡拉OK大賽；舉辦地點是水源街裡某間店──也曾鑲嵌有我大一迎新會裡生澀身影的那間。
  
  
　於是，試圖將從前所參與活動的記憶喚醒；腦中畫面卻快轉，不復追憶，勸我放棄搜尋。
  
  
　「嗯，要唱什麼歌好呢？啊！有了，我要唱張惠妹的『夢見鐵達尼』，對，就唱這一首！」
  
  
　當她們仍熱切討論，我背起背袋，背起那份因課漸少而使必攜書本總重漸輕所生的空洞，和面對茫茫未知的無形沉重；但當在他們的喧鬧聲中踏出L301，我卻感覺步伐比起來時，似乎輕盈快活了一些。
  
  
　因那喧鬧聲中烘托出一股希望與活力，在我身後，陣陣吹送；恰似暖人的春日熏風，將活力與希望分送，拂上我右肩荷著的背袋，填補了空洞，同時，也悄悄地，攜走了我的些許沉重，輕輕地，飄散在黃昏的校園中……。